

司

農

奏

議

司農奏議卷之六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濟初梓

請帑充例疏

題爲請發年例餉銀以濟急需以安重鎮事戶科  
抄出該順天巡撫劉四科題前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又准遼東巡撫趙楫揭爲邊餉  
匱乏至極羣情枵瘠可虞乞賜嚴催速發以慰  
軍心以保孤鎮事又准陝西三邊總督李汶咨  
爲軍餉缺乏至極乞討年例京運以濟時艱事  
又准寧夏巡撫黃嘉善甘肅巡撫徐三畏各咨

爲預取年例的數以便清查事又據延寧管糧

郎中秦尚明薊州管糧郎中胥從化密雲管糧

郎中殷盤各呈爲催發年例銀兩以安軍心事

大約俱謂邊塞荒歉軍伍嗷嗷日每擁門支吾

無策而當年上半年年例乞卽解發以解倒懸

各等因到部該臣三復毛髮踈然夫國無三年

之積曰急人情一日不食則饑數年帑藏匱極

邊餉又稽以致荷戈之夫呼庚于外告急之使

旁午于庭讀其倉卒脫巾之語寧止寒心據其

經時枵腹之情真可流涕在若輩計日授食原

非情論理遣之人彼諸臣無米爲炊實處智竭  
力窮之會往者西寧遼左嘖有煩言邇則薊北  
灤東屢形飛帖夫亂形不可嘗試極敝難以久  
支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尤而効之又何極也雖  
臣心切切據例疏題而外解寥寥庫實罄竭尚  
無以應各官束裝之待其何以答九邊懸釜之  
思目今上半年已題未解與未題應題者約共  
一百五十萬四千餘兩益緣歷年孔隙多端至  
臣身而畢露苟且塞責至今日而轉窮日來寢

不安席食不下咽每與闔署司屬蹙額而言卽  
自頂至踵可以盡捐而糜飯塗羹安禪實用伏  
念

皇上天地之量父母之慈在歲中州告急慨發金錢  
茲者琉璃修橋大捐

內帑况邊境洊危事不減災民之變疆場保障實  
倍于利濟之功儻蒙借發

內帑百萬用濟然眉容臣部稍足陸續補還以活  
此百萬之衆以弭此旦夕之憂則

皇上之功德無量而

宗社之久長有託矣若太倉之內尚有銖銖而非  
常之恩矣生希微無論昧理抑且欺天卽

皇上寬臣赦臣而天地鬼神亦必陰而殛之以惕夫  
天下萬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臣病日深臣罪  
日積猶以一日未去之身爲九塞請命此其設  
心良極苦矣惟

皇上鑒察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具題

覆兵科申飭邊防事宜疏

題爲西寧大變可駭乞 嚴失事之罰并亟先事  
之防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兵科都給事中田大益題前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朝廷不惜數百萬之貲歲給九邊  
克餉士馬邊臣能潔已奉公清革弊源撫恤軍卒  
稽核收放何至處處缺餉人人思亂禍機可慮不  
獨西寧着戶兵二部詳究欺冒護隱之習亟圖振  
刷之策務使兵食各足歲入穀支士馬實在釐除

影射以消彙孽具奏來行不許徇私疑畏沿習故  
套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國初九塞之餉取給民屯正統景泰始有請發成  
弘以來歲有新增視之

國初寢失初意嘉靖年間虜患告急請討轉煩四  
十五年擬定經制視之弘正中者不啻倍蓰萬  
曆六年刻定會計錄視之嘉靖中所定者又有  
增焉至今三十一年在宣大山西以虜王款塞  
不至溢額在薊密等鎮以十九年閱臣重定經



制增損大略相同惟遼東一鎮陝西四鎮視會  
計所載又數倍之通計一歲所出共三百九十  
四萬一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而民屯鹽茶引且  
不與焉太倉一歲所入盡以償之臣等每一披  
閱不勝寒心乃荷戈禦侮動苦無兵索餉呼庚  
又苦口衆得無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乎荷  
蒙

皇上納科臣之請責令臣等亟圖振刷誠轉虛爲實  
之一會也臣等再四詢查竊念

祖宗之立法無一事不備

屢朝之申飭無一事不嚴近接科臣姚文蔚揭稱先  
年部臣劉體乾諸所條議可謂詳且盡矣臣部  
更難別出他籌預當今所患非法之不立惠法  
之不行也目今邊臣極一時之選其潔已奉公

籌邊計

國必先臣等但恐積習所在未免相安樽省過多  
嫌于立異或避理財言利之事爲非美名或以  
錢糧叅罰之疏等于故事或以當事整刷之念

差奪于調停或以將領使貪之權少寬其文網  
當此尾閘多洩趨若江河卮漏可虞已成懸磬  
務須大破常格庶可少濟時艱臣等惓惓不過  
思以方冊之成規復

祖宗之故事耳實未敢分毫求多於此外也除事隸  
兵部者聽其徑覆外謹將本部屢題及見行事  
例具款申飭聽候

聖裁大厦之支難責一木同室之鬪義在纓冠是茲  
所望于邊臣者再照古者徙富民以實塞下卽

世宗朝每於虜患地方發金賑恤重安邊民良有深  
意則加意撫綏藏富九塞以紓目前邊帑之憂  
者尤今日之急務也

一定經制照得九邊原有經制若今日之經制明  
日可增則不經不制矣或者地方有警偶行增  
討原謂事寧卽止乃事寧而猶然援請未止也  
或者請於逃故額內通融不知士馬逃故應稽  
扣還官克抵年例原非可以輕自挪移縱云暫  
抵而今年此項既請通融來歲別項又請通融

勢將何以繼也請及今閱視之年速允兵部之請

欽定九邊閱視按臣將九塞經制擬爲定例某項應革某項應存總計實在若干之數自後歲以爲常不得分外請增其各鎮自額設營堡及督撫標兵而外一切公差各官自有應供防護不得別收軍丁寄名領餉庶兵有定額餉有常支

一催民屯照得

國家養兵之法原靠民屯近來各邊姑息民屯以

爲可緩而侈望京運以爲可常此

內帑之所以日虛也該臣屢疏條議凡係民運錢糧比照解京錢糧責令巡撫會同餉臣一體察罰軍衛屯田附近有司者聽有司徵解不近有司者聽該道封櫃發衛徵解毋落奸弁之手兩奉

明旨未見遵行相應再行申飭附入考成其各邊有能開墾地畝上納子粒若干者卽以今見行開納事例取邊郎實收到部與之應得職銜至於

鹽商開中鹽引務邊

祖制上納本色毋得槩徇折色之便致損邊儲亦漢臣移粟實邊之策也

一稽虛冒照得兵貴精不貴多

國家養兵惟其用也若其以有用之金錢養無用之驕子出公家之積貯實債帥之私囊可容無問乎一營之中自將領以至中軍千把總各占役不等下及書記隊長皆占火軍數人士馬逃亡那移時日止報一二以塞虛文甚有無人而

冒糧寄名而存籍者如薊門南兵獨糜厚餉今則人不必皆義烏技不必閑彈射矣各處家丁原稱精銳今則僅雅廝役盡員雙糧矣合無行令邊臣于收驗之際嚴加查覈仍行各營置立花名格眼文冊每軍一名下虛十二格填某月支糧或某月逃故至某月頂補逐填格內一切收糧必驗准之日爲始毋得借名收造在先幫支糧餉其單糧補單雙糧補單不許稱汰二補一以滋弊竇每年邊郎春首先將各營應支錢



糧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應支銀若干至年終將支過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已支過銀若干該營將領有能下應支銀內十分爲率節省三分者移咨兵部破格擢用二分者移咨紀錄溢額者從重叅究近例邊部復命一疏其薦劾之辭不必沿用四六虛語止開某營某官節省沙汰扣還實數及破冒實跡庶便責成以明職掌至于秋青採草每軍一名自有定規薪水養廉每官一員自有額設

其他供應有司驛遞之事原與將領無干山人  
遊客星相雜流奉有

明旨屢行禁革倘指此科歛各軍分外採辦及隱瞞  
逃故者則

國家之三尺在矣相應嚴禁

一親收放照得倉庾收放各軍之命脉係焉京倉  
近在

輦轂監督司官晨夕臨之猶有奸弊况邊倉于分  
司寫遠千百里之外而委之一二胥役之手乎

合無通行各邊郎中等官凡遇收放其鎮倉及  
附近倉口務要親自收放無郎中處則責之兵  
道寫遠百里以外者則責之管糧通判毋得憑  
信倉官恣其出入其管糧通判容臣移咨吏部  
聽其擇選科甲有才望者爲之准其優遷行取  
夫邊郎邊道俱慎重其選豈以府佐而獨以邊  
方爲劣者乎至于召買料草有等奸商領銀在  
手不行上納候兵馬到境臨時折乾虛應尤屬  
可恨自今閱視之年應聽閱臣從重查覈有仍

前弊則管糧通判應以不及論處

一查雜課照得科臣揭稱隆慶四年題覆疏內除裁冗費一節容臣次第疏請其復鹽屯清邊費各一節已列上欵外其通錢法清贖稅核班銀等項俱皆見行事例而實效罔臻誠若科臣所言者如錢法一節自二十六年行搭放之法頗覺疏通欣黃銅之在南工協濟者歷歲未完近日召買蕪湖者尚未就緒以致動苦無錢則督催之法當嚴也各省鼓鑄屢奉

明旨... 通商... 酌議... 惟正... 自稅... 稅契... 兵曆... 富戶... 納班... 等銀... 皆... 四百... 萬內... 之額... 所當... 嚴禁... 借支... 私費... 責令... 解濟... 京邊... 仍聽... 巡按... 御史... 稽查... 茶處... 者也... 陝西... 向有... 開中... 茶引... 或以... 濟糧... 草或... 以拯... 荒民... 或以... 抵衛... 官之... 俸後... 因礙... 於茶... 法准... 題不... 行惟... 遇年... 荒有... 整頓... 一舉... 之當... 此匱... 乏之... 秋所... 當轉... 行茶... 臣量

議以暫濟然眉者也此上諸款合候

命下峇行各省撫按諸臣修舉奉行統候

聖裁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題催邊餉及點用撫臣疏

題爲扶防調發正殷邊餉催促未至懇乞

聖明嚴勅速發以奠疆場事山西等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據大同巡撫張暢揭前事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國家惟足食所以足兵邊塞  
必有備乃能無患况今虜情叵測戎馬在郊守  
禦防嚴徵調日劇以此嗷嗷待哺之卒何以責  
其登先用命乎則京民運餉誠有不容少緩者  
除本鎮上半年京運年例已題未發者湊置起

解下半年未經題發者陸續題發外其山西常  
賦不入太倉專供邊餉乃至拖欠二十六萬有  
奇河南京賦多缺積逋不完乃邊餉又欠九萬  
六千有奇此皆有司推諉成風徵輸無術之所  
致也合候

明旨容臣移文巡撫衙門暨各該布政司勒限徵解  
如再遲延定行參奏再照各省錢糧盡地分民  
雖屬封疆之吏提綱挈領是資督撫之臣今山  
西撫臣候代已久河南撫臣懸缺者將三年矣



文移之往來誰司其要催徵之遲速誰總其成  
職業攸分成托越俎而自諉事權無統必至廢  
閣而難行備查河南一省自正月解納之後日  
今見徵帶徵錢糧尚欠一百餘萬臣部督催殆  
無虛月乃當事者視爲故紙槩若罔聞分毫之  
賦不輸咫尺之書莫報真所謂言之諄諄聽之  
藐藐者也至於山西則一鎮逋欠若此之多其  
在他鎮又可知矣總之綜覈無人廢弛日甚伏  
望

皇上鑒邊事之多虞念儲備之當急將兩省巡撫  
早賜點用令其星馳赴任斯總理得人征輸有藉邊  
塞多宿飽之兵而

國家有富強之政矣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鎮邊餉告匱京運年例你部便上緊虔發山  
西河南兩省如何拖欠許多各官推諉成風本當  
重處姑着行文勒限徵解再遲來處治點補各  
巡撫官朕知道了

請帑濟邊疏

題爲邊餉匱極邊題貼危勢委難支慮有別患懇

乞

天恩破格議發以救目前危急事臣待罪倉場暫署  
部印詳查各邊餉務並閱各鎮請餉疏揭乃知  
每年年例四百萬兩之入原供四百萬兩之出  
遇有饑荒旋即措處奏補近因時酋倡亂費過  
一百餘萬倭奴狂逞賈幾六百餘萬兼之征剿  
播酋解發金川湖雲貴等處截用又下一百

餘萬而

大婚典禮珠寶之費連年湊進買辦之費不與焉以故太倉匱竭至今日極矣止有老庫尚存六十五萬餘兩此六十五萬者乃

國家命脉所繫斷乎無再動之理今查山東陝西山西貴州四司應發本年上半年年例除已發外尚欠一百八十萬六千五百餘兩舊規俱在四月以前題發目今四月將臨庫藏如洗兼之各邊災侵甚歎斗米三錢度口給糧全仰京邊

卽今所欠月餉有多至三四月者有將撫臣別  
項錢糧借給者有將本色米石羨給支吾者三  
軍嗷嗷朝不謀夕如此景象如此蕭條臣等聞  
之食不下咽是尚可以泄泄不少動念乎代庖  
愚臣束手無策不得不以千難萬苦之情仰干  
天聽伏乞

皇上軫念時艱大發惻隱權將

內帑積餘借發百萬容臣等差官分齎各邊以濟  
燃眉以消意外竢有省直解到錢糧陸續補完

內庫此臣一得亦其窮苦至極無門控訴不得不  
于

皇上哀懇之也夫以

皇上之財而爲

皇上救億萬生靈之命以億萬生靈之拱護而衍宗  
社億萬年之鴻圖誠上下兩利之術也不然一  
醵脫巾九塞鼎沸則彼之人歟難爲有名而我之  
預防爲失策倉皇決裂天天可誰何比時執以罪  
臣責臣晚矣事理必然苗苗兩難猶豫伏乞我

皇上省察焉臣愚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

奉

聖旨據稱各邊缺餉數多軍士荷戈枵腹情迫勢窮殊爲可憫朕思太僕寺馬價原係軍國之需事同一體不得已量借三分之一作速給發以濟目前你部裡還嚴行各省查催督未完錢糧星火解進接續發去仍將時下買辦等項不甚緊要的備細開來聽候裁處勿得竟諉無策致誤軍機欽此

請帑濟邊疏

題爲首鎮久缺餉銀士卒束手待斃懇乞

聖慈特發 內帑救災恤命以固門庭疆圉事貴州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理密雲糧

餉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殷盤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密雲管糧郎中殷盤題稱首鎮缺餉部庫

空虛士卒嗷嗷無從措給乞要速發 內帑以

救危迫一節爲照九塞拱護 神京至爲喫緊



三軍仰藉糧餉最稱亟需在居常無事尚當破  
格優卹以作投石超距之氣况邇來烽燧屢驚  
乃以額設之年例常至給發之不特其含怒蓄  
怨不脫巾綵大難之端者亦倖耳究其所以匱  
缺之故則以臣部每歲止有四百萬之入以供  
四百萬之出柰年來一耗于軍興再糜于

典禮甚至別衙門之截用常供外之侵那不可以億  
萬計故倉庫罄竭莫極此時誠有如科臣所云  
太倉匱乏之狀尤甚上年徵獨餉臣殷盤一人

之私憂而已也他不具論卽今三十三年已題者尚多未發三十四年應發者尚未敢題將欲殺爲措處則三軍望之若渴料欲曲爲那移則太倉所蓄如掃是臣之所處窘于前者百倍臣之所苦倍于前者更萬萬矣據殿卽中不請于太倉而請于

內帑不具呈本部而冒瀆宸聽此非妄有所希覲正知臣部之空虛諒臣心之艱苦勢窮力絕控訴無門故不得已叩閭而額懇之也值今

元孫誕降

皇上爲衍有道之長特罷礦調稅與民休息且  
恩詔四十餘款普天共霑

皇仁唯是九塞軍兵依然枵腹待命豈

浩蕩之世獨有此偏枯乎哉相應覆請伏乞

皇上軫念時艱速賜給發容臣酌量各邊欠缺差官  
分資用救燃眉庶萬黎民而思奮九邊危而復  
安千載金甌益隆隆永固勿替矣抑臣猶有所  
請焉軍士荷戈以捍虜臣部持籌以餉軍無非

爲此疆圉計耳軍士急不得不求于臣臣部急  
不得不求于

皇上審時度勢是帑金者蚤暮在所必發也但蚤發  
一日則當厄之患其德深遲發一日則過時之  
予其戴淺今餉臣預請于二年之前而

皇上慨許于二年之後是絲毫鎔銖皆出

特賜挾纊之感不卜可知第嗷嗷饑渴之秋非百萬  
閔克有濟誠大沛 仁慈畧無恡惜俾中外臣

民仰見數年採權之舉原爲公家額餉之需則

聖澤益廣

聖德益光又何遽大業不與堯舜媿而今名不與天壤並哉臣無任顛仰祝禱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具題

原缺

損百萬卽少軍前一歲十餘萬人之食而太倉  
之爲百萬者能幾緩一日卽弛士卒一日荷戈  
赴敵之心而士卒之爲一日者又能幾時平歲  
稔猶費調停矧邊塞有端狡謀匪如蕪之邦畿  
內外流移未復自春徂夏陽亢彌驕萬一烽燧  
乍傳士無鬪志此時而問戰士戰士曰枵腹不  
戰以問制府此時而問制府制府曰金錢不給  
以問司農臣其何說之辭臣固知

皇上之必有以處此然臣嘗聞之拒盜不至戶援溺

不至濡臣願

皇上以預道圖之勿令至戶而至濡也蓋觀古之英  
主以不積爲富卽善積者亦必以善用爲通

皇上十餘年來加意 內帑亦已克斥贏餘使一無  
所用之則將作營辦不以需賑貸賞資不以問  
區區阿堵積此何爲使誠有所用之則內外之  
交困已極金匱之瑕璽已生失今不圖後復何  
待願

皇上渙然捐發百萬通紓邊軍困急則一朝雨溥九



塞雷驪薇芑皆用命之儔桑土奠不拔之固唐  
臣陸贄所謂散小儲以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  
寶茲其時矣再照臣與邊臣休戚安危之一氣  
相爲吸噓然非臣與邊臣之私休私戚實

皇上之休戚也

皇上英明神略自有遠圖何待臣之喋喋第念家督  
出錢穀以付子弟使之餼養牧園以備強禦茲  
食不以時傭客怨矣亦將請諸家督出其羨藏  
以繼之乎抑坐而待困者乎臣之愚衷實類於

此然益足以明臣之技窮而無策甚矣伏祈  
聖明裁察早賜斷行臣不勝惓惓等因萬曆二十四  
年五月初九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爲羽書旁午軍士呼庚懇乞

聖明俯俞邊臣之請以拯萬分阡危事煩接薊遼總督蹇達順天巡撫劉四科揭帖爲虜衆近邊窺伺軍餉萬分難缺乞請

皇上沛發內帑數十萬以濟艱虞內稱虜衆數萬或往遼東講賞或犯山海遼西大都諸夷包藏禍心思欲一逞此番情形逼真矣因憶臣向來爲錢糧侵那百口力諍正慮有今日之變不意邊

陞一旦孔棘如此夫臣茶治餉邊餉有缺自當  
向臣索取乃舍臣而乞請 內帑者其意何居  
蓋倉庫之虛實有無非臣一人可私匿固中外  
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聽覩者也省直之漚  
欠那借非臣一人之私憂亦中外文武將士萬  
耳萬目所共驚咤者也臣部原仰給于省直省  
直既外解不敷則臣之計窮邊鎮原仰給于臣  
部臣部既京運無奏則邊臣之計窮彼明知臣  
部之無而強責臣部之有其心必有所不恐已

知臣部之無而坐待軍士之斃其勢又有所不能此所以只得哀懇望救于

皇上蓋情出萬苦無聊亦可憐矣臣憶今春

皇上曾簡發餉臣殷盤舊疏下部議覆此

皇上特出之德意大小臣工久已翹首跂足以戴之者儻乘此危迫之秋仰望之際一旦

慨發帑金數十萬解貯薊密昌保各庫聽管糧郎中刻期給散鼓舞軍心有事則充客兵之需無事仍扣年例之數此以

皇上之帑藏實

皇上之邊圉壯

皇上之威靈惟在

明主自爲社稷計耳臣曷勝顙懇祝禱之至然臣猶有所懼而不自寧焉臣聞長安士紳輿論皆曰今天下名爲治平無事其實有不測之憂者蓋章疏之未通也權稅之未罷也郎署之未遷也臺諫之未補也軍伍之未實也臣愚以爲此數者固足以基禍然其機轉移尚易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可朝振刷而夕奏功耳唯夫金錢米穀天非頃刻所能生地非斯須所能產銖積寸累航海梯山然後輦致之於疆場疆場一日偶虧則偏袒操戈而內向斯其所關係爲何如者目今小有警急便已倉皇假令潢池揭竿烽燧四起其將何以應之乃以此景象猶今日告竭明日告折彼處暫留數十萬此處暫借數十萬臣卽有喙三尺難叩九關甚則臣之寸心或見憐於君父而君父之嚴旨反不能得之

於有司天下事其不可爲類如此不知

皇上萬年之金甌果何所恃以善其後乎嗟嗟

國家東蕩西除甚足快意何物河伯作崇竭三省  
之物力糜兩部之金錢尚無完局是外偏於強  
虜而肩背之患旣以不支內苦於驚濤而腹心  
之疾又復時作卽令點南山之石以爲金錢寧  
能實此無底之漏卮哉興言及此是我通國

君臣方如幕上之燕則柰何晏然不一究心也等因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爲邊烽四起軍餉萬難懇乞

聖明軫念軍國大計急救疆場困危事臣於本月初十日具疏乞請內帑俸候經旬未覩

俞旨頃科臣又急切言之矣天聽日高概置不信

豈以邊報尚未確耶軍儲尚可支耶雖一處小有警而各鎮尚安枕無憂耶乃臣于昨二十八日侵晨進部接得督撫諸臣及管糧郎中書揭有云虜犯山海援兵四集者有云各軍環呼至

不能行者有云十月十一月無可放之糧者甚  
則報稱本月二十六日中協太平路大舉賊在  
百里外者臣一見之驚汗交流仰天長嘆果爾  
則禍變在旦夕間矣蓋

國家所以拏虜者惟恃有軍軍士所以破敵者惟  
恃有餉今日餉之虛實有無臣不必再述

皇上所明知也以太倉則虛矣以老庫則竭矣借無  
可借那無可那日夜所望者止有省直之接濟  
乃有司之逋負如故也河工之截留如故也全

絨抹木 袍段之侵也如故也夫臣年來腐唇  
散舌以力爭者正慮有今日之變但臣屢言之  
而疆場偶幸少安故省直習聽之而恬然不以  
爲意迨至今日羽檄交馳中外震恐姑無論外  
解不至玩愒如常者之無可柰何卽令我  
皇上赫然震怒雷迅風行能使省直朝呼夕應鬼運  
神輸頃刻飽窮軍之腹乎此必不得之數也能  
使軍士枵腹荷戈甘心無諱拚死與強虜抗衡  
乎此又不得之數也夫九邊者

皇上之藩籬也二軍者

皇上之爪牙也當此中外騷動之際呼吸安危之時

儻

皇上宴然不一拯救是自撤其藩籬自剪其爪牙唯  
有以國予敵耳以

皇上天縱聰明豈其至此臣不揣煩瀆伏乞

聖明嘿想沉思 宗社生靈之大計萬不可戲豫輕

忽一旦 慨發帑金百萬或五十萬俾臣酌量

緊急衝邊刻期解發庶 仁聲四聞軍氣百倍

大張撻伐之威而陰奪狡虜之魄其在此舉乎  
如以內帑積貯累年難以一去不返亦乞  
俯俞科臣之請權宜姑貸限臣部年月補還無損于  
原數萬分之一而足以收人心鼓戰士安

國家

皇上或亦熟計而有慨于中矣時危事亟軍機所關  
懇惟

聖明垂鑒而俞允焉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  
九日具題

覆議雲南巡撫請餉疏

題爲阿賊逆天太甚威宜大申帑藏皆空勢難獨  
濟懇乞

聖明俯念邊方重鎮 賜發兵餉以保攻取萬全事

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雲南兼建  
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用賓揭稱前  
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雲南巡  
撫都御史陳用賓揭稱武定賊裔阿克勾聯夷

黨造逆叛亂攻陷一府并及三州三縣取次劫掠急若水火具陳先後合擊四路進剿惟是一萬之師日費幾至千金暫借商稅搜刮庫藏然尚不足一月之食高日無策乞要於南京動發五萬兩廣勦發五萬接濟軍前各一節除聽工部自覆外爲照 國家大事在戎固不得已而用三軍命脉在餉宜及先時而圖故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未有枵腹之衆能收全勝之功者今滇省鳳酋聚衆倡亂虔劉我赤子竊據我城池

旨發不軌之謀宜興問罪之師據撫臣陳用賓  
揭稱承平日久省藏空虛進兵雖分四路糧餉  
不敷支給乞請於留儲兩粵各得五萬接濟軍  
前諒非得已但查南京戶部時亦匱乏酌量動  
支其兩廣五萬相應准從顧臣等思之千里餽  
糧師不宿飽今滇省僻在西南距南都兩廣萬  
里而遙卽餉銀及時而發猶恐緩不如期萬一  
稍稽軍將何恃合無責令撫臣一應慮發兵餉  
俱聽便宜從事或勸借或捐俸務以大義激勵



人心使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富者効其財  
大增敵愾之氣期收萬全之功斯亦酌時通變  
之權也俱應覆請恭候命下移咨南京戶  
部及兩廣督撫衙門文到之日即便動發庫銀  
南京三萬兩兩廣五萬兩選差廉幹官員解赴  
軍前應用不許遲緩如滇師一鼓平賊卽當完  
璧而返儻或動支仍俟事寧之日照數償還一  
應動支本省錢糧俱聽便宜區處此外或勸借  
或捐俸多方湊發協助接濟等因萬曆三十六

原缺

請發帑以定遼變疏

題爲遼左甚危震躬可懼懇祈 聖明亟發帑金  
以定傾疑以固 皇圖事臣竊惟九邊形勢遼  
居其首而各鎮人情遼居其悍以軍夷錯處狡  
獷不倫綏之固易以媚虐之尤易以讐非第西  
北一帶視爲動靜實 宗廟社稷倚爲安危關  
匪細也目今高淮激變衆慮洶洶疑畏相持思  
投有比夫豈不顧念其井里而恐失身于犬羊  
哉蓋貪生怖死物有恒情而去危就安理所必

至彼其荼毒已極朝夕不謀惟生是圖他於何恤  
皇上試觀揭帖所開剝削千端累難枚舉  
一衛已至六千餘兩則全遼安止數萬是淮所  
進

御前者僅僅二萬而所充私囊者已倍蓰無算矣嗟  
嗟萬姓脂膏輸之間閭輦之塞下本欲飽貔貅  
之腹反以飶豺虎之噬令三軍虛受其名而羣  
小陰吮其實此苦此情誰控誰訴安得不瞋目  
腐心憤然語難耶臣讀揭至所稱與虜對敵死

於報効被虎咎斃何處陳寃情迫時酸堪爲墮  
淚而志切報効忠義凜如是九塞人心未嘗一  
念敢忘 皇上也

皇上亦何忍頓忘九塞哉凡人當危急時最易見德  
而機在交持處尤宜蚤剗况建酋潛蓄異謀明  
違貢典納叛招亡已張其網乃鯨吞鷲搏復作  
之毆人心一去則全遼隨之遼鎮一危將列鎮  
隨之

皇上英明天縱尚不惕然猛省亟爲收拾恐以

祖宗艱難百戰萬載金甌輕付之一擲乎夫

皇上數年以來梯山航海珍異雲屯四夷風聞靡不  
戟指是豈一絨一縞之微可固而守亦豈一手  
一足之力可捍而持所恃者人心耳此時人心  
離合之機已在呼吸而猶然屯澤不思渙居第  
恐內有掉臂之輿情外有垂涎之虜志一旦鏑  
鳴盡屬瓦解卽

上擁無經之貲抱不脫之肩將安之乎事理至明  
禍機甚通都門內外人人知之在在言之

皇上靜攝深宮獨不見此亦大可寒心矣往者中州

遇災

皇上不難發三十萬金差官往賑至今頌祝之聲與  
河嵩俱永然彼時庫貯尚未竭也今日

皇上自度太倉如洗之態視昔何如遼左欲渙之情  
視中州何如各邊駝輓之勢視遼左又何如其  
急於投珠抵璧當無俟臣辭之畢者矣伏祈

皇上灼安危之大較挈理亂之初關速發帑金數十  
萬容臣分道齎投以留將離未離之人心則

德音甫渙九塞歡騰衆志一寧士氣百倍建酋聞風  
而膽慚全遼濡澤而涕零

皇上高拱穆清恬然東顧計無有便於此者此之不  
爲而徒謂人言爲不足信過此則天下事更何  
所措其手足乎臣陽九已迫報

至無期而一息尚存 君恩難負故敢不避斧鑕再  
爲披陳萬祈

聖明熟思早計臣不勝隕越徬徨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



清查邊餉疏

題爲邊餉遞增有據帑藏甚竭難支謹開節年清  
數再塵 睿覽并乞 初下酌議以明職掌以  
釐重計事臣頃類造 一國計三冊恭進

福前夫豈敢謂數幅之楮能於累巨萬金錢之給發  
盡無掛漏一日之美能於八十年疆場之耗費  
盡見根源不過援引舊規蒼撮大畧庶幾我

皇上動色漏卮之弊軫念補牢之謀 勅令會議時  
條分縷析臣猶得與廷臣邊臣共見而共圖之

耳乃自春徂秋屢請不報科臣韓光祜爲

國深慮將臣冊所造邊餉數目反覆叅詳一再駁  
難直能扶臣所嘔不出之苦心而寔欲假臣以  
拓不去之綿力臣雖憤憤敢無說而處於此科  
臣謂自隆慶五年至今不能悉究請於近五年  
內查其所以加增之故得非致疑於前冊中近  
五年內多增銀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兩之說  
耶蓋此數乃比照前十年遞增之成數而姑從  
五年中折半言之以見其多耳非謂至臣經手

年分又有增也乃其加增之故則不在此五年內者蓋九邊事體不同歷年支給亦異有京運原有定額間以事故求增不免沿爲成例者有京運初無定額惟視當年民屯各項完欠以爲贏縮者有京運已定而遇閏請補及年終不敷而預題接濟者當其題增有幕府原疏可稽及至給發有儲司移文可據查自萬曆二十一年起至三十年止共發過京運銀三千七百五十七萬八千七百一十一兩有零內前五日止發

銀一千八百一萬二十一兩有零其後五年之內除山西宣府大同三鎮原無請增外在遼東一鎮則共增銀一十二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有零在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則共增銀一百五萬九千九百五十七兩在薊州密雲永平昌平易州井陘六鎮則共多發過銀三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有零總計此五年中共發過京運一千九百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九兩較前五年不爲加增一百五十五萬八千六百

六十八兩有零乎臣承乏緡篆正在三十年春  
毋論補前人未了之窟大費騰那而沿前事已  
成之額寔難裁減除各鎮新以事故求增一槩  
臣未敢應及劄附近六鎮遵照先年經制事例  
本鎮逐年所入民運等項銀兩免行報部扣抵  
年例其有節省贏餘留充三年一閏之用其有  
拖欠災減俱各設催處補許赴部請討故自  
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止共發過京運一千九  
百四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兩有零較之前

項後五年增定之數雖但見其減而合十年以  
總計又借五年以分比節譟之增發八十五萬  
餘兩詞雖蹟而筭非謬矣大都 神京肩督之  
寄劇虜鋒鏑之交向惟宣大兩鎮最重最急而  
庚戌入犯屬夷生心近郊之備漸嚴防胡之費  
益侈我 皇上御極初年汪侍郎覈定經制已  
為牢不可破之局迨及近年警西牧則洮河濟  
師創內變則朔方添戎策東征則遼左增糗虞  
外侮則薊丘加壘處處嚴備皆 累朝來所素

不限備之事而種種需索皆臣部中所原未設  
有之物蓄積何以不竭那借何以不頻譬之朝  
斤夕斧鄧林亦空源枯委洩枯槁無濟四面交  
棒之苦盡責於臣部歷年積習之害獨中於臣  
身然臣方駭其增之非常而鎮臣有謂其索於  
格內者蓋各鎮題增時有久近事有聽沮而臣  
之冊則總據近日九邊實增之大數而統言之  
也臣方懼其出之難繼而鎮臣有謂其額入及  
虧者蓋各鎮合民屯京運爲額節年民屯有施

欠有災減未必一一及格而臣之冊又止據本部發出京運之大數而單言之也至於空老庫空問藏舉叢而問之于臣臣寔司計寧容他諉然臣自履任之初卽查老庫存積止有六十餘萬兩而太倉則無錙銖之儲矣以前年分應給各邊例餉欠至一百八十萬六千五百兩有零索補甚急矣卽使挾劉晏之才當劉晏之寄泉貨可泄於旁侵舉動毋拘於格制內外相貫誅賞自繇持籌此際未免徬皇而况臣之庸劣乎



當是時請內帑而不得商及老庫念老庫之無幾借及同藏臣計則拙而寔爲無所後之耳燃眉稍紓露肘如故先之一朝饒溢僅以填數年遺下之漏孔而後之悉索敵賦不足當逐年應出之額數又况典禮軍興層見叠出用者非常帑無宿設臣姑無暇枚舉其最彰灼共覩者如買辦一節始自萬曆六年奉

旨每年加進銀二十萬兩迨今三十五年約進六百五十餘萬矣而當臣七年之中尚蒙

寬恩不責全數二十九年以前 典禮之費多至數百餘萬少亦不下數十萬而臣所值 典禮三次所費僅共六十餘萬夫以前任之進多而若見有餘以臣任之進少而苦稱不足則謂竭藏者將在臣乎抑不專在臣乎向使臣能進羨以徼 寵或應索以逃死則年來蓄積之竭與那借之類將僅僅止此數乎抑不止此數乎至若水荒旱災靡歲不有蠲免停徵接踵來告省直之借留者常多稅璫之分割者不少左提右措

鼯鼠之小技益殫前贍後顧老馬之舊識亦迷  
矣據科臣前疏所議申定經制著爲令甲以接  
濟之實用易年例之虛聲差戶兵二部大臣同  
科道官數員核軍馬之實數于先委本處巡按  
並差查盤御史別借留之宿靈於後此誠經邊  
急務清餉達猷而臣部及兵部所當合辭上

請以遵悉心共濟之

明旨者也其中屯政之荒榛

若何清查民運之拖逋若何催督歲欠徵解例  
有參罰何以畫一而使無虞於掣肘附餘雜項

例有抵發何以綜覈而便有益於醫瘡此須嚴  
爲稽查急行振刷盡破其因循惰窳之習而稍  
塞其影射追漏之孔縱未能一分之賜得瘳于  
窮簷而庶幾令毫釐之積有補于立藏臣誠寤  
寐想望不勝禱祀而求者也謹將前進兵餉冊  
內摘出萬曆元年起至三十五年止細查清數  
別爲一冊再呈 御前伏乞 聖明垂念邊圉  
之急儲峙之重將臣前後疏冊一併

勅下九卿科道公同酌議仍 勅各邊督撫按臣會

同該鎮管糧郎中將歷年加增錢糧及民屯原額實數與見今兵馬若干該用若干逐一查覈明白酌定經制請憑 上裁永爲遵守抑臣尤有請焉騁千里之途者不得策蹇蹄新百尺之構者不得參腐柱臣世卿衰病侵尋精銷智索卽如前冊所報給發餉數取之案架殘佚之中成之匡湫委頓之上鉤較總撒幾于謬誤此亦侏儒一節足徵短醜而寧堪以久玷安優之崇班復與損益之新政枯木朽株不惟人所共厭

尸居餘氣縱令自奮何爲惟我

皇上速賜罷斥以懲溺職另簡材賢以責後效

國計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初四日具題

請帑濟邊疏

題爲夫情事臣聞邸報見兵部題覆薊遼總督王

象乾塘報奉

聖旨是薊鎮近已失事各官罪責奚辭據報各虜又合謀窺邊情形叵測該鎮密邇京師利害不小休部便行文督撫官嚴督將領悉心防禦毋致疎虞如有仍前怠玩的都拿來重處其糧餉匱乏更難遲緩着該部多方計處來說欽此夫懲邊警而慮及於京師飭戎行而計先於糧餉我

皇上之睿算如此寧憂醜虜哉第查蔣永等鎮年例  
雖有欠數亦不甚多然而調遣四出土馬雲屯  
一切行廉驛郵之費有出於例餉之外者則非  
臣部額有之需亦非一時并辦之物將欲那之  
老庫而老庫之貯存無多將欲借之京糧而京  
糧之支給殆盡展轉踣蹙萬難措手查得本月  
初九日該臣跪請 聖發帑金以救危急以保  
治安等事此疏尚在 御前未蒙

旨旨發備臣別有一方能作餘計兩何苦煩



皇上以難從之事續

皇上以必厭之聽哉冠在門庭急須捍禦與成薄城  
之禍寧身脫巾之真誠有不可以易視者士卒  
決命於塞垣所求不過滿腹

朝廷決勝於千里所損不過細絲臣爲

皇上遍搜肘後之奇深較目前之便惟有發帑一節  
可以咄嗟而辦敢乞  慨賜俞音暫代二三十

萬惟復別有處分容臣再查京通二庫現在續  
到銀兩零星拮拾儘數湊發用以鼓丕振之士

氣而折方張之虜謀譬之隙隅燎發則提壺執  
爵必供撲沃又如瞽御饑啼則迴盤授餒有逾  
宴犒何者其勞誠急而其情亦易入也至於嚴  
行省直督促積逋補填空穴臣病憊餘生一日  
未歸草土卽一日不敢忘所有事矣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具題

請分稅濟邊疏

題爲仰遵分稅舊 旨急濟備虜新供以重軍機  
以紓 聖慮事比因河流中入犯之虜薊丘簡  
出勦之師遂擬例餉而外更借軍需半年該臣  
于前一月中再奉

明旨一則曰多方計處來說一則曰多方設處給發  
臣于此知塞垣要害帑藏空虛皆在我

皇上睿照中矣先是臣亦再疏乞 恩禁帑夫豈不  
知自外請內者易迂捐內助外者難希而計處

設處于久無可處之日其方不多堪以救急臣  
又記得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恭接

御札停礦分稅曾有一半進 內車一半助

大工有餘分戶部抵餉之 旨日星昭然海寓共睹  
第以 門工方在鼎建疆事未聞震驚臣雖竭  
蹙招拾不敢越局以求今薊鎮之所需急矣若  
待彼有贏餘則相梁雲構孰爲役竣之辰而不  
于此際取分則甘泉越驚恐有剝床之患

皇上試思出師薄伐益固吾圉前以討殺掠吏民之

罪後以杜窺伺 陵京之心較之 殿門壯麗  
謂爲重威者功用相百也至于裹糒荷戈齒冰  
赴敵饑寒迫于體膚勝敗決于眉睫較之經營  
非不日能了藻飾待他時可爲者事勢又相百  
也度今歲律方新各稅解鑿皆至與其充斥篋  
笥已不如近而發之爲 宸居崇隆之觀但令  
焜耀 闕庭尚不如遠而斥之爲 王靈赫濯  
之用伏乞

皇上俯賜斟酌或將 進庫之半暫給臣部或將助

工之半准與均分其於申明 詔旨爲大信加  
惠卒伍爲大恩而所繇一創殺虜永奠疆場則  
尤計筭之大者非臣敢妄意 禁帑而以區區  
口舌自脫持籌之罪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請帑并分稅疏

題爲鎮臣索餉情形甚急廷臣請帑計慮已窮懇  
乞 聖明俯從捐助以決安攘大機事本月初  
八日該臣以仰遵分稅舊

旨急濟備虜新供具疏冒塵 天聽大約求如萬曆  
三十三年停礦分稅 御札中語准將獻歲前  
後解到稅銀或擬 內庫之半暫借臣部以需  
特恩或留助 大工之平均分臣部以成大信臣得  
酌量給發緊急邊鎮如薊密永昌等處旣振其

枵腹裂膚之困無虞於脫巾且預爲蒐卒簡乘  
之資可令其出塞事等救焚情切望歲經今旬  
日未 賜允行而科道官刺臣以經理不效廢  
弛誤 國者連牘而上矣薊鎮之送揭與本兵  
之移咨責臣以舊欠未發缺費須補及議多方  
處置星夜接濟者又繼晷而來矣臣查上年該  
鎮應發年例除薊鎮銀一萬七千兩現劄臨德  
倉取抵其實不過欠永平銀五萬兩較之他鎮  
所欠固亡幾也卽歷年經制京運而外取諸民



運倉儲節省贏羨以補閏月漕糧水脚保定左  
營餉銀等項其在暇豫之日亦亡不足也而今  
值狡虜跳梁設防議勦之會所用軍需決不能  
無溢于額外所求補給自不當膠執于額中但  
言者刺臣廢弛而欲爲臣別致一點金之術或  
未能卽在事者責臣接濟而欲從臣部別搜一  
伏藏之處又不得惟有乞靈 捐帑稍紓目前  
然輿情咸望

皇上斥金嶰巖盡撤稅使遂與海內以小康徐計公

家之永利而臣等仍爲此請者蓋救患有標本  
圖事有權經正欲我

皇上藉詰戎之便宜成出否之令德於蓄積無毫毛  
之損而於疆圉有磐石之固也掃穴勒山在此  
一舉投醪挾纊惟此一朝儻更濡忍不決坐令  
軍實卑虛亡論志金縢者得肆內侮且恐呼庚  
癸者漸生外心卽近來初九日之事訛言震隣  
狂奔塞路

皇上雖高拱重城之內周廬星列干撤雲從而終不

得謂之安又况于擁篲篲稊蠹朽事迫而費  
不足以成名人憫而予予未必其見德者而得  
謂之善守富乎臣病愈餘息憂思莫禪首丘私  
情尚臚別牘惟祈我

皇上申明分稅一

旨簡發請帑各䟽速

賜允行無忽軍機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等因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

六日具題

請內帑停遼稅疏

題爲孤鎮窘危異常群虜窺逞特甚懇乞

聖明急發帑金以振士氣急停遼稅以收人心事該  
臣接得遼東巡撫李炳揭爲邊聲四震邊餉一  
空懇乞

聖明借發帑金以救危急事續接得薊遼總督王象  
乾遼東巡撫李炳巡按御史熊廷弼各揭稱據  
東寧等道謝存仁馬拯閻鳴泰石九奏等具呈  
爲民情洶洶易變商稅萬萬難徵懇乞

聖明急賜罷蠲以收窮塞人心事前後諸揭不下萬  
言其言遼餉則謂京民二運欠數十萬軍士恐  
饑無奈矣又謂東虜燒大成等欲犯遼東虎墩  
兔愁等欲犯廣寧兀魯孩子欲犯寧前黃台吉  
合朶顏欲犯錦義土蠻罕拱兔欲犯山海插漢  
兒哈刺哈欲來報讐而開原城外宰酋降講賞  
未帖遼瀋以東奴酋窺伺叵測矣懇乞

皇上俯念衝邊借發帑金二十萬以濟燃眉俟各省  
解到遼餉聽臣部照數扣還此遼餉之難支邊

原缺

發帑金曷望哉况此金貯內不過朽穢之積  
此金予民實爲性命之濟此何可恡而不發也  
今日之遼稅糧草之折已窮士馬之逃亡莫  
挽非亟停稅務曷望哉况此稅括之邊陲則爲  
皮骨之枯捐之朝廷不過毫毛之拔耳此何  
可仍而不止也且以高淮之橫肆也不難以一  
天語收頻之以薊鎮之危急也不難以二十萬金接  
濟之

皇上亦既深知東鄙之難而憐惜之矣乃連日諸臣

之疏尚未 允下臣部徑准發帑罷稅豈猶繫  
戀于阿堵疑慮于孤注而利忍于一隅也乎然  
我不能以餉供軍又欲以軍供稅我不能竭腹  
心以保肩臂又欲割有臂以壓腹心我正欲以  
軍禦虜又歐軍逃虜我正責邊臣以養軍又責  
邊臣以剝軍此必不可行之勢必不容昧之理  
必不可緩之幾也以

皇上之聖明而肯以此小利博彼大患哉譬之家然  
置僮僕以供內外之役也而乃短其食又令其



供吾食不則鞭撻隨之彼僮僕者有不甘逋逃  
經溝瀆者乎有善治家者出必且免其供而予  
之食然後其身安而役不惰今遼之勢胡以異  
此伏乞

皇上慨然擴克體卹薊鎮之心并發二十萬金之藏  
以救旣危之人命擴克收止橫監之心并停三  
萬金之稅以收旣散之人心卽旣捐于內又捐  
于外似爲怕情所難然亦必急行一焉續行一  
焉庶可解倒懸耳不則天下亦豈有長聚不散

之 內帑寧死不救之邊軍哉今臣之身已久  
病臣部之餉已久乏其于遼之軍士誠不能爲  
計更莫若亟罪臣亟斥臣以爲邊臣之願恭願  
罷者先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未  
下後各衙門俱有疏上於兵部疏內奉

旨准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濟急又於該部疏內  
奉

旨遼稅准留充該鎮餉用

請帑餉軍疏

慮爲民饑少濟軍餉宜籌伏乞 聖明推廣

德意以救阡危以寧疆圉事日者

皇上念及畿輔諸省直連遭旱蝗 慨發帑銀十七

萬兩又發倉粟三十萬石以賑濟之臣等仰體

鴻慈卽酌量分發擇官委解業于四月二十九日具

奏此一賑也可以甦危瀕可以起溝瘠凡我饑

民咸有生氣矣惟是待哺之戍卒不減於望賑

之災黎也應給之芻糗更急於議賑之銀米也

臣計各鎮軍餉在在逋欠處處枵腹毋論脫巾  
鼓譟毋論醜虜跳梁卽同一赤子而異視之均  
一危急而兩計之豈仁覆之度而久安之圖乎  
搜括殆盡控借無門災地之灌輸旣難與於目  
前而塞垣之逼索又難應於刻下

皇上試爲臣部尋一活路更何術之操而能令九邊  
無別情也連篇累牘千言萬語惟有 請發

內帑一着而已臣想

皇上數年之採樵而聚者錦衣玉食無需于此

聖子神孫無藉于此豈山阜之積終令等之瓦礫哉  
且積蓄以備緩急耳顧今日之孔亟孰與軍儲  
而軍儲之早計孰與發帑是以臣雖僣所念此  
不瞑一息尚存無憚煩瑣伏乞

皇上深維走計慨發帑銀百萬容臣部酌量緩急  
官賞投則內外歡呼軍民安堵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具題